

1012

无物



五
史
資
料

第三輯

目 录

- 一、深切悼念潘汉年同志……………
……………宜兴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（ 1 ）
- 二、殷切怀念三叔汉年同志……………潘可西（ 3 ）
- 三、怀念潘汉年同志……………铸 成（ 8 ）
- 四、潘汉年的文学活动……………倪墨炎（ 10 ）
- 五、怀念我在学步时的带路人——潘汉年
同志……………温崇实（ 12 ）
- 六、从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指令和县长
周亚南呈文看反动政府是怎样镇压
一九二七年宜兴农民暴动的……………
……………宜兴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（ 19 ）
- 七、史砚芬烈士传略……………史钧江（ 25 ）
- 八、忆朱廉烈士……………朱 伦（ 28 ）
- 九、回忆非白同志……………储玉坤（ 33 ）
- 十、李山伏击战……………沈荣达（ 35 ）
- 十一、洋溪渡伏击战……………严 群（ 38 ）
- 十二、储师竹与《西城柳》……………闵季骞（ 40 ）

- 十三、储师竹小传……………史雪妍（ 44 ）
- 十四、徐悲鸿与他的水墨奔马图……………韩其楼（ 46 ）
- 十五、一次难忘的讲演——记卓越的艺术教育家徐悲鸿先生……………江纪生（ 51 ）
- 十六、多才多艺的爱国文人卢如九……………罗小平（ 54 ）
- 十七、同盟会会员徐鏊……………徐听听遗作（ 59 ）
- 十八、航海教育界前辈徐沛……………叔 宜（ 63 ）
- 十九、为教育事业尽瘁一生——回忆程伯威先生……………程芳洲 程逸芬（ 68 ）
- 二十、爱国和尚恒海……………僧自安 如 朗（ 71 ）
- 二十一、与沙老交往中难忘的几件事……………吴凯声（ 75 ）
- 二十二、阿甲二三事……………储建冰（ 79 ）
- 二十三、胡焕庸与地理学……………万纪堂整理（ 85 ）
- 二十四、体育园丁之乡——江苏宜兴……………张觉非（ 93 ）
- 二十五、体育园丁摇篮之一——凌霞小学…钱泽民等（ 95 ）
- 二十六、我国著名体育家——湘青青……………
……………储剑虹 裴熙元（ 101 ）
- 二十七、浅谈宜兴农业生产的发展……………蒋醒伦（ 105 ）
- 二十八、宜兴水利（上）……………吕林生 吴仁扬（ 111 ）
- 二十九、谈谈我县的蚕茧、蚕种生产……………冯瑞文（ 119 ）
- 三十、简述宜兴医药发展的过程……………虞镐南（ 123 ）

- 三十一、民间针灸师徒俩……………顾超然（130）
- 三十二、国民党时期的地方自治……………育民（133）
- 三十三、宜兴土特产
- （一）和桥老油豆腐干……………余耘 常裕林（136）
- （二）徐舍小酥糖……………毕招福口述 杨复辰整理（138）
- （三）官林野味——老鸦……………钱壮之（139）
- 三十四、小资料
- （一）辛亥革命后宜兴全县小学分布情况……………
- ……………张伯纯（140）
- （二）宜兴县历代人口简表……………蒋才华（141）

深切悼念潘汉年同志

宜兴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

潘汉年同志一九〇六年生，宜兴县陆平村人。父亲潘莘臣，系前清秀才。虽系书香门第，但家境清寒。汉年同志从小随父就读，后到官林镇宜兴县立第三高等小学读书，继而进和桥镇彭城中学，后外出参加社会活动，于一九二五年参加中国共产党。

一九二八年父亲病故后，家中通知他，但他倾注全力为党为革命工作，无暇顾及，只是嘱其前妻许玉文同志回来奔丧。

汉年同志离开家乡后，虽然很少回来过，但经常寄来进步书刊给陆平小学，这对陆平村群众倾向革命起到了推动和促进作用。

一九五五年潘汉年同志被诬陷后，宜兴人民与汉年同志的亲属一样，迷惘不解。他老母亲获知这一消息，如晴天霹雳，哭瞎双眼，不久忧郁而死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进行了拨乱反正，平反了大量冤、假、错案。潘汉年同志含冤廿余载，党中央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，终于真相大白，得到了平反昭雪，汉年同志有知，亦当含笑于九泉了！中央对潘汉年同志革命的一生，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：

“潘汉年同志几十年的革命实践充分说明，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，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，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，在政治上对党忠诚，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。”

潘汉年同志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，使我们深切感到党的伟大、正确。

潘汉年同志是我们宜兴县最早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之一，对我县的革命起过推动和促进作用。为此，我们全县人民怀着和潘汉年同志的亲属一样的心情，要求把潘汉年同志的部分骨灰运回宜兴安葬，藉以激励我们和教育后代为实现四化、建设两个高度文明作出贡献！

殷切怀念三叔汉年同志

潘 可 西

一片丹心全为党， 却遭冤屈困囹圄。
平反昭雪明真相， 忠魂千古留芳名。

我的三叔汉年同志，1906年（清光绪三十二年）生于宜兴县陆平村。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时年十九岁。正值他政治上更臻成熟，精力充沛之际（1955年），却横遭冤狱。幸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路线指引下，拨乱反正，三叔汉年同志二十七年的沉冤，才得以平反昭雪，并对他作出了恰切的评价：汉年同志几十年的革命实践充分说明，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，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，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，在政治上对党忠诚，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。往昔，他的冤案，给了我们沉重的负担，真似泰山压顶，今天，喜从天降，我们亲属无不由衷感激党的正确、英明、伟大。

三叔比我大一转，今年该是七十七岁了。在我兄弟辈中，唯我与他接触最多。我的革命思想，以及参加革命队伍，是在他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。数十年前对我们的教育，至今仍记忆犹新。

三叔在兄弟辈中，排行第三，曾祖父潘理卿，清咸丰九年举人。祖父潘莘华，又名莘臣，清光绪后期秀才。世代出身于破落的书香门楣，家境清寒，以塾师为业，并务农桑，耕读传家，未入过仕途。辛亥革命胜利后，民国初年，祖父被选为宜兴县议员，仍课读乡里。三叔自幼随父就读，秉性聪颖、机

灵，深得长辈喜爱。新学开始，入宜兴官林宜兴县立第三高等小学读书，毕业后，得宣林圩外祖母吴氏的资助，考入宜兴彭城中学。他爱好戏剧，善扮演和表现穷苦人民的形象，形态逼真。这说明他对当时社会底层人民有深厚的感情和较深切的了解。他也爱好文学。喜学外语。据吾弟潘诚西曩昔遇见彭城中学校长程国钧先生说：“你叔潘汉年在彭城中学读书未毕业，便离校参加革命活动。”家乡知情者很早就说他是C.P.（共产党）。

据钱宣清同志（又名钱金大）说：“二十年代初，潘汉年和郭沫若、夏霖等左翼作家曾同来过宜兴。不几天，即去南京。盘缠用罄，被困旅馆。他借在中大读书的潘洪年患病需款的名义，向其父清华（我大祖父）要钱。由我送去大洋三十元，他们才能算清房金，离京他去。”

1925年底至1926年春，三叔曾回宜兴，我那时在陆平小学三年级读书。他告诉祖父，说加入了共产党。他向家乡群众进行革命宣传，传播革命火种。并与潘海梁、潘苍岩（我父亲）等商量，在陆平筹办农民夜校，作为革命基地。他数次集中穷苦大众潘震林、潘树金、潘正书等几十人，讲述革命道理和当时的形势。不几天，有人来通知，要他迅速离开。当夜就由潘震林等护送离宜。三叔在家乡逗留的时间不长，但陆平一带群众都知道潘汉年是共产党。不久，三婶许玉文（前配，未生子女）得三叔通知由钱宣清同志送去上海。

革命火种，自三叔传来家乡后，广大劳苦农民对北伐军的胜利，都欢欣鼓舞。1927年春，北伐军进驻宜兴，途经陆平。陆平农民群众夹道拍手欢迎。接着，以潘苍岩、潘海梁为首，在陆平组织成立农民协会，进行减租减息，斗争土豪劣绅。同年农历十月初八日，陆平农民协会会员参加了宜兴农民暴动。

我祖父积极支持了这一革命行动，并夺取了原被陆平土豪恶霸占有的庵堂庙宇的财产，归农民协会所有，建立“同乐堂”，还立了“同乐堂碑记”（现只存残迹），以资纪念。

宜兴农民暴动失败，祖父遭受反动势力的压迫，我父亲被列入通缉名单，家庭被查抄。父亲只得躲身在外，被迫失业，家庭生活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。祖父自此抱病不起，也就更思念儿辈，不幸于1928年病逝，临终遗言：“……汉儿等走上新路，吾心甚慰，务必谨慎从事……”曾刊在“潘氏宗谱”上。当时我高小毕业，因欠缴学费，被学校扣了毕业文凭，使我精神上非常痛苦，这也激发了我向往革命。这时，听人传说，我三叔已去江西。因此，我便将原名铜伯改为可西，想去江西投奔革命。现据张云庆（宜兴西木村人）老姨娘说：“你三叔仍在上海，进行党的地下工作。”并告诉我有关三叔在沪工作时的几个遇险应变的小故事：

有一天，三叔回家，发现有人跟踪，他一进门就高喊：“许玉文！许玉文！我的肚子饿了，快弄碗蛋炒饭给我吃。”一面疾步登上三楼阳台，拿出事先为应变准备用的特大洋伞，跳到邻居的阳台上，潜走了。

有一次，他本是穿西装出门的，回来却穿了一身厨师服。原来他在马路上行走时，突然发现有几个形迹可疑的人在盯梢。他立即沉着地走进一家饭店，似乎在寻找座位。一会儿，有两个盯梢的人也进了店堂。在这十分紧张的一刹那，他走进厨房，换了厨师服，戴上口罩，随手提起一只送饭篮，巧妙地走出了店门。

又在一个冬天的中午，他发现家对面马路上有几个鬼头鬼脑的人在徘徊。他立即改换装束，穿起一身破烂衣服，肩披破麻袋，并把脸弄脏，伪装成一个饥寒交迫、浑身抖索的丐乞模

样，迷惑了敌人，离开了住所。

以上三个小故事，说明三叔对敌斗争的警惕性高，既机灵，又沉着。他那应变的机智、灵活技巧，使人钦佩，无不为之惊喜。

1934年江南大旱，又加蝗灾，农民揭不开锅。我谋生无门，幸亏傅学文（邵力子夫人）的资助，去西安谋生，在汽车修配厂当了工人。1936年秋，跟随我姑夫路宝宗（在西安电厂工作）在西安的姑母潘文琴告诉我，“你三叔来了！”要我立即去她家。我高兴极了，寻找三叔的愿望终于实现了。三叔向我询问了家乡群众的情况。我告诉他，“派来陆平小学任校长的陈绍英，骂我们陆平是‘匪窠’，被我们赶走了。”他语重心长地说：“你们要斗争！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。”

1937年春节，我又去姑母家时遇见了三叔，这时他化名严凌。一见面，三叔就问我对“西安事变”的看法和有哪些实际行动。我回答：“我参加了‘一二·九’群众游行，加入了民族解放先锋队，考取了陕西省救国会民运工作指导人员训练班。”三叔笑笑问我怎么会考取的。我说：“只考一篇论‘西北形势’的作文，我写对了。共录取四十人。”接着，我提出要去“抗大”的要求。三叔很高兴，频频点头表示支持。临别告诉我，以后如有事可写信去上海，地址是：上海爱文尼路爱文坊28号严公馆。后来我写信告诉他，说我仍在西安。他回信叫我立即去上海。农历二月我便来到上海，在严公馆住下。一天夜间，他从外面回来，突然问我：“你有什么打算？”我回答：“还是想去延安，生活艰苦我不怕。”他点点头，再问我“你是否愿意学无线电？”我说：“愿意。”他要我警惕，注意周围动静，等机会。

全民抗战开始后，日机轰炸上海，三叔要我把在沪读书的

小姑潘玉琴送回宜兴，叫我就地参加抗日工作。如宜兴危急，可去武汉找他。十一月，宜兴形势紧张，我步行去武汉，遇见了大叔（潘梓年），要我留下在新华日报社做收发工作。

1938年春，三叔来到新华日报社，是和王明一起来的。他见到我很高兴，要我认真做好工作。同年秋，我离开新华日报社去延安。途经西安，在姑母家，三叔恰也来了。他知道我决心去延安，就写了一张条子，要我送去八路军办事处。后来我在办事处办好了去延安的手续，离开了西安。先看花宫陕北公学分校学习，后来转“抗大”总校，学习结束后分配去部队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未再见到三叔，仅写过几次信，向他汇报思想和工作情况。那时我在部队做宣传工作，由于文化水平不高，做宣传工作很吃力，工作不安心。他及时给了我回信，耐心对我进行教育，指出宣传工作的重要性，他说：“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是党的两只手，要服从组织分配，加强学习。工作上要向上级多请示汇报，要忠诚党的事业。”这番话，我至今还铭记心中。

1952年下半年，我抗美援朝回国，回家探亲，去上海看三叔。他在办公室接待了我。他向我询问了家乡群众的情绪、生产和生活，以及亲属的情况。他恳切教育我：“切勿骄傲自满，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，听党的教导，忠于人民忠于党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”绝没有想到这一次会见，竟是终生诀别；对我教育的一番话，竟是最后的遗训。

敬爱的三叔！您的冤案，党为您彻底平反了，公开恢复了您的名誉，追认了您的历史功绩：“在长期革命斗争中，他忠实执行并多次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，对党的文化工作、统一战线工作，特别是在开展对敌隐蔽斗争方面，曾经作出了重要贡献，是有很大功劳的。”愿您九泉有知，含笑安息！

怀念潘汉年同志

铸 成

提起陈老总——陈毅元帅，上海人民都会在心底里喊一声“我们的好市长”。

当时，辅佐这位好市长，主持日常工作，团结广大人民，医治战争创伤，恢复并发展生产和文教事业，并带动各界人士一起前进的，主要是潘汉年副市长。

想不到陈老总刚上调中央一年多，一九五五年，上海就发生了所谓“潘、杨（公安局长杨帆）事件”，说是“挖出了埋藏最深的反革命集团”，臚列了许多怕人的“罪行”，主要的“帽子”，也象后来加之刘少奇同志的一样，是“内奸”。

熟悉他们历史的人，尽管满腹怀疑，谁敢讲？不是说过么，不杀潘汉年，就是政策。真是“铁案如山”，正如上海的一句俗语：棺材板上已经敲上钉子了！

这样重大冤案，最近已经中央彻底查清，宣布平反昭雪，彻底恢复名誉，并对潘汉年的一生，作出极高的评价。中纪委在向十二大提出的工作报告中，就谈到这件事，已在报上刊出。

这件事，又一次生动说明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多么正确，党中央实事求是，有错必纠的精神，多么剑及履及，贯彻到底。

潘汉年同志是我的小同乡，他出生于宜兴的陆林乡，那里，当年曾以盛产清脆蜜甜的“陆林桃”闻名。他的一家，可称是革命家庭，象潘梓年同志，象抗战时在《新华日报》工作、武

汉沦陷最后撤退因而遇难的潘美年同志，就是他的堂兄和胞弟。

人的成长有迟有快，觉悟有先有后。他比我大一岁，当我还在读书时，他已参加党，加入创造社，成为坚强的战士了。当我还昏昏朦朦做“职业记者”时，他已为党、为革命事业作了许多出色的贡献。

“七·七”事变后，我才第一次见到他。当时，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在酝酿，他通过范长江同志，秘密会见《大公报》当局，不久，《大公报》刊出长江的《西北行》，首次在国统区披露革命根据地的概貌，使南京权贵火冒三丈。以后——一九四九年初，《大公报》彻底改变面貌，“新生”成为人民报纸，也是汉年同志和夏衍同志全力支持的结果。

至于《文汇报》，则一直是在党的关怀下成长起来的。一九四八年我赴港创刊香港《文汇报》，是他首先鼓励的，创刊初期，遭遇数不清的困难，都由他暗中代为解决。可以说，他才是香港《文汇报》真正的创办人。

追叙这些琐细的往事，只是说明潘汉年同志对党、对革命事业，多么忠贞，对团结人、帮助人进步的工作，多么耐心细致。

他在受长期冤屈迫害后，已于一九七七年长逝了！

现在，海底沉冤，终于彻底平反昭雪，他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光辉形象，又在人们心中复活。九泉有知，可以含笑瞑目了。

潘汉年的文学活动

倪 墨 炎

潘汉年是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一辈革命家。几乎就在入党的同时，他积极参加了革命文学活动。

他曾和语丝社有过联系。他写过一篇《苦哇鸟的故事》，寄给了《语丝》编辑部，周作人还为此和他通信。这篇故事和他们的通信，都刊载在一九二五年七月出版的《语丝》第三十五期上。

作为创造社的成员，他在一九二六年四月曾主编《A11》周刊。周刊的发刊词和第一期编后记，都是潘汉年写的。周刊共出四至五期，每期都有潘汉年的文章，如《一点子消息——访孙伏园记》等等。周刊以发表杂文、短评为主，刊有悼念邵飘萍、批判国家主义等文章，革命倾向是明显的。

继这份周刊以后，潘汉年又主编《幻洲》周刊。当时的革命刊物短命的多，《幻洲》也只出版了两期。潘汉年除写了两期编后记外，还在该刊上发表了《幻想中的OAZO》和《青鸟馆》等文。

这之后，潘汉年投入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，任《革命军日报》总编辑、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等职。大革命失败后，他回到上海，重新投入革命文艺运动。

一九二八年，创造社、太阳社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。潘汉年在他编的《现代小说》三卷一期上，发表《文艺通讯——普罗文学题材问题》，正确地指出：“是不是普罗文学，不应当狭隘的只认定是否以普罗生活为题材而决定，应当就各

种材料的作品所表示的观念形态是否属于无产阶级来决定。”在一九三〇年二月出版的《拓荒者》一卷二期上，他又发表了《普罗文艺运动的自我批评》，为扭转当时党在文艺工作上的“左”倾宗派主义起了一定作用。作为党中央宣传部的干部，他为进步文艺界的团结作了重大的努力，在尊重鲁迅、成立左联等工作中也都作出了贡献。

以后，潘汉年较多地参加实际的斗争中去了，一九三三年夏并去了江西苏区，参加文学活动的机会就比较少了。

怀念我在学步时的带路人

——潘汉年同志

温崇实

在旧社会，青年人踏进社会时，找位长者请教，求得指点的目的，不外乎是想今后的道路平坦些，步伐稳妥些。没想到，我当年虔诚地循着一位长者指引的路跨出第一步后，就发现生活之路如此复杂、崎岖。尽管，我的一生并没有什么可以怨尤的。但是，四十多年的现实生活，确实有过不少令人迷惑不解的事，它迫使我去深思玩味。同时也加深了我对他的印象，整整四十多年，一直到最近，总算使我从当年指引我的长者——潘汉年同志——他的一生中悟出了一点革命的真谛。

抗日战争初期，一位比我年长的堂侄从国民党的监狱里回来了。我哥哥为了营救他到处奔走了六年。他出狱后在我家小住找组织关系，这本是把我带到延安去的有利条件，只因当时我不在家，错过了机会。所好的是，自此我家按期收到了他赠送的革命报刊。那时，我正处于求知欲最强的时期。

也仅仅是这一点，我和年龄悬殊较大，接触不多的潘汉年同志认识了。谁料，他连我在初中时一篇不象样的作文，被选作范文，公布于众的事也知道。尽管那篇作文只是在“我的朋友”这个命题下，采用寓言形式抒发了我对进步刊物感情的习作。他关心着我，后来，他又知道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考进复旦大学新闻系，却又无法接触新闻专业的情况，他主张我到实际中去学。在我同时考取两个新闻单位工作时，他又很果断地主张我进那个不显眼的报社工作。然而，自我踏进社会，尤其

是我觉得社会实在太复杂了的时候，他却很长很长时间，不再露面了。

那时上海孤岛时期结束，“汪伪”报刊内部什么样的人 and 事都有，也竟然有人一本正经地动员我投奔新四军，启发我入党，这在当时我又怎能相信它的真伪？面对无奇不有的社会，社会阅历不深的我究竟应该如何对待呢？我迫切需要关怀，可是他连面都不露一露，就这样把我放在社会中，似乎有意向我表示：究竟是强者还是懦夫，得靠自己在锻炼中成长，在磨练中醒悟。因此，在初期接触中，我对潘汉年同志，毋庸讳言，我确实曾经多次埋怨他。时光在流逝，生活是严峻的，不允许我永远在静止中等待。我迫切盼望潘汉年同志的一切，都由别人来说了，做了。我并没把这些指点、关怀与潘汉年同志联系起来，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，正当我们自以为已经比较熟练地运用合法、半合法的斗争形式编辑出版《文萃》杂志的当儿，一天，领导我工作的姚溱同志突然把我找到一个新的碰头处。我很得意地拿出最新出版的一期《文萃》对姚溱同志说，你看，这一期的印刷质量多好！大有“我们的工作质量可以与这间布置得十分考究的办公室媲美”的气势。我热切盼他说一句鼓励的话，全神贯注地看着他的脸。他却沉着脸，微微地对我摇摇头说：“正是为了这件事才把你找到这里来的。”这时，我才略微冷静地看看四周，看到沙发上坐着的正是我久已盼望着的亲切的面容，潘汉年同志一直在冷静地观察我。“小温，这里坐。”他冷冷地指着另一只沙发，抑制了我久别重逢的惊喜的激情。“这一期是在哪里印刷的？”我只能平静而又单调地说了印刷厂名。“这个厂你知道是谁办的？”我又单调地说了是“叶秀峰”（特务头子）。“怎么能到哪里去排印？”我很有把握似地回答说：“老师傅都很可靠，他们上头根本不知道。”颇